唐語林

附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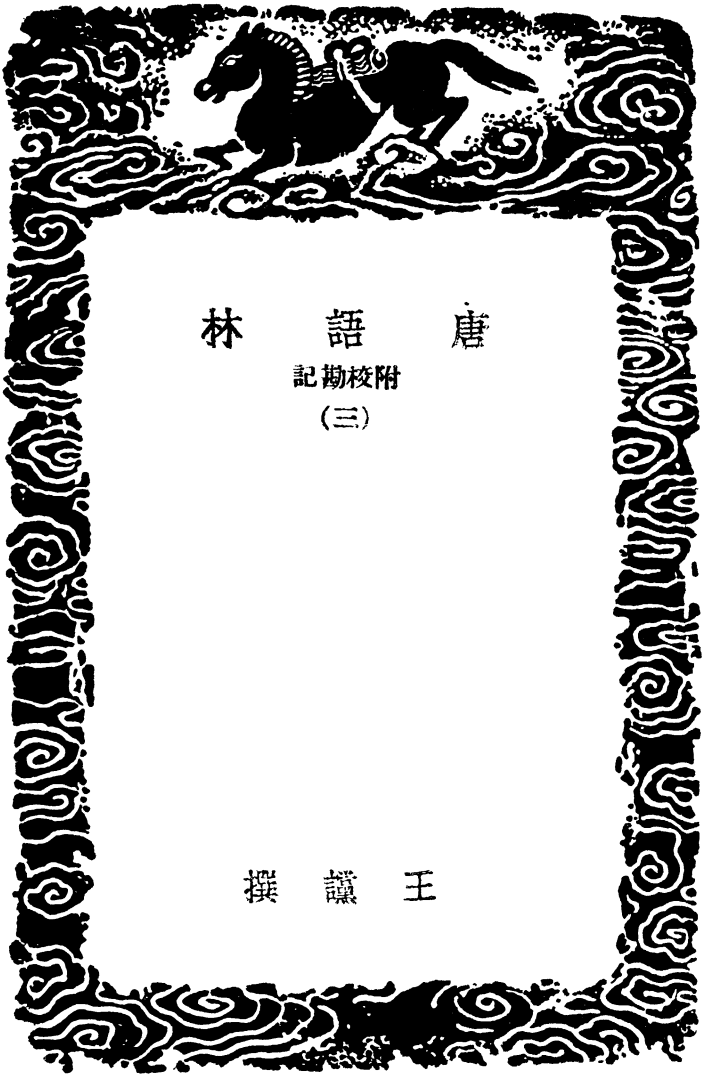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語林

附校勘記

(三)

王讜撰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一時以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面奏曰。急賊必退散。無能爲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已窺望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而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衞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遺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乘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衞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溫儀衞文升等俱見收。衞溫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淸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

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石逆旅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季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幷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

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衡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眞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虯鬚默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眞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虯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置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虯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弈棊。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虯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弈罷請去。既出。謂虯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虯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

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粧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虯鬚也．紗帽裼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眞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虯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海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虯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眞人之興．非英雄所覬．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扼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衞公之兵法半乃虯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衞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衞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

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巫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優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鶱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泛洪流。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

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瘦。完檜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侯君集家有金簟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

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譴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擧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眞。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眞。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淸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譖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鉤箝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鉤箝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卽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衞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擂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衞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士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卽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

宋璟勃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與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衞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爲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維叩鐘聲使闇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聲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聲復作聲紹夔矢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鏘聲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聲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衞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惲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惲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惲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衞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幾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訾覃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卽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卽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湜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霾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衞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速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

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不悅。以爲諷上。援筆酬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卽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武略所按。以枷鎖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爲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變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鞫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衞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炅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炅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炅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踣地。炅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爲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

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爲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明皇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鴙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順。故輟綱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砑絹帽打毬。上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筩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原註）雖小字。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知示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註）上于諸親嘗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爲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爲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牖之下武德初幷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而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衞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縣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人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稹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卽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唐承

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士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幷當時議者。而復鄶介二公焉。

扶風太守房琯。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鬍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頗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夭壽。上使算果。憒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攻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傅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祕異之術。最善隱形。元宗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沒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幙。置于榱下。壓殺而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驟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凄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益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與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沒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頭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温禮爲

河南尹。月見其事。温禮子嘗言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元宗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元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舒翰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元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厲己。因前進曰。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志。

申王有高麗赤隨。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爲抉雲兒。

元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爲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既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壻等與諸色人爲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爲也。

元宗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唉。幡綽曰。此非錯唉。是歡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臥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裁。置黃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巨羅內靴中。走下曰內

財吉。上歡甚。卽賜之。上好擊毬。內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爲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日。佩一兎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人閤合符方佩之。不爲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之以物。蹴蹋爲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暴戾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之耳。今樂人又有踢毬之戲。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踶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代以大麻絚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絚之中。立大旗爲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絚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攝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踢肩踢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眞可觀也。衞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衞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註）鼓樂部行丐亂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爲。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須魯山花甕。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註）去聲肯。（原註）去聲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類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註）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舛乖。悉可言之。沈沉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搉條奏。上使宣徽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瞎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迫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間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

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非忍。當卽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工爲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罪。其笙者乃愛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沈察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棬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棬只在調豎慢。此棬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爲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祿山。呼之爲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眞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噫。則屈膝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人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斗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蹂躪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伴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岩巒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伶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衞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衞斗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所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爲眞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爲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爲。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絕。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爲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愼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案唐房琯傳琯河南人亦未爲鹽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淸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爲嶄絕次南卽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卽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而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卽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爲也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敲枕斜書壁處幷腰鼓馬槽並存張宏靖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爲鐃周禮以金鐃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爲之直謂石鼓爲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俶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即如掃。一夕而乾焉。

蕭頴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頴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線。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爲淦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爲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查名詆訶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載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載

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卽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罷守藩閫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塡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祖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爲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仟自看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爲都統幷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蓬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爲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反之右劈下者以爲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劈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劈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鈷以磨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鐶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棬其書而劈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眞郭子儀部吏也（原註）言不廢折刃也時人遂效之其製甚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眞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蕭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卽位宰輔及朝士當權爭修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註）續世說明皇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廚底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纖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

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遂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張曇爲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己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儉儉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儉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眞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眞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眞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

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爲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酆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著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塊，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八元數。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爲言，紓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歟，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舂婢，不如死也。主

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顏眞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糺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嬪發于天姿。肅雍形于鑒寐。奉今上以悌達事韋妃。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繢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胄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尙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旣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肖

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敍之內。迥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饘之事。伯姒華陰楊氏。太眞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嫌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子。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憶儛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惸嫠。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亙或未周。興孩罔及。每至伏臘祠祀嘗。必具禮衣花鈿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式燕孫謀。豈無婢使。姿性純儉。不以迄叛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册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闕臨視。誅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鬬于門中。公主及寧國殼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爲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兇寇如振槁。勞旋万及。帑藏其空。公主貿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畀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于旁。帝有間。讌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遷窆。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

邑八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諟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荊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饔餐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臲卼囊橐負鄰次竭其資斧親自贍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舍羣盜蜎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遘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棻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紃駙馬裳衣必親裁縫及子女罔衣綺紈綻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誡憲廸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覬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爲時經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放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蹶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圜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殿乃悉索闕遺偏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沼悵不能彌忘時屬炎暘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耆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連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天實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

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掐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齠或孩。呼母而哭。無常聲。顙吳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噬而莫就。其爲酷痛曷愈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輀軨。主之薨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廡。徧勞慇懃。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衡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恆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楛我以道。服瘵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壠。出入寤寐。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斐裳。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逮下。忠以導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縣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簪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壺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穠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

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祿攸歸和樂既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擢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眞人眞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略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嘆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寫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爲使而重。爲官而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廐。左右巡分案。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權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劒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樂曰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曆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鼻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六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憬以僧覃延對道士邵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能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憬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崽郎案崽字字書無之疑誤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待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因屏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

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冗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卽日拜尚書左丞。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周圓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爲裴郾妻者。（原註）郾卽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穆護（原註）穆護卽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青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爲吾吭血以紿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

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遺旨。啓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悔。歸喪遂如生。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眞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眞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晃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仟撫州。子晃拓三碑本寄之。顏絕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卽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晃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愼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堡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鑣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束支其

頤三四輩執楹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厮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被而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既哺。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鑣結雜碱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皁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皐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持二羯鼓棬謁皐。皐見棬曰。此至寶也。指鋼勻之狀。賓佐皆莫曉。皐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棬于柈心。加注棬中滿。不浸淅。其胎合無際。皐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濟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棬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宋沆爲太常丞。每言諸縣鐘聲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

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沈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尙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謚爲貞穆有司擇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爲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尙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琯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琯而王讜采據各書遂兩著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爲榷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鄙來謁其母仍使子齎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憂恐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皐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皐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恟恟至午後二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爲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絨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鎰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鎰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鎰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縋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酹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盩厔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尚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

部尙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盍屛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錢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緡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待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珍。適遇上尊號。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珍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珍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屋。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可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阯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

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特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鴉。羣烏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收。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叫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龜妾上清者。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叱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綠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器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墻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掖庭。

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目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潘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清望佶至其居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絹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齎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

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盧㤭人羣。盧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日飲高臥。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宏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旦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眞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者。皐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謔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胤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

監軍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遠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逵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尚書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裹傷命酒酣飲盡與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

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卽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蒸晒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嘗刑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爲設也。卽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卽命急煮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歠。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尉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舉箸。答箠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膋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

竇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惋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且說形貌服飾令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輩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堦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爲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庭芝初與鄴侯相值話盧生邊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爲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爲寧王姻黨乎（原註）庭芝姊爲寧王妃鄴侯具曰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謂卿爲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閉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篋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閭倩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廣女壻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爲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能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忽記待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泌因乃奏璟爲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既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眞者不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司空會爲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

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凌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凌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罝罘。或有誤傷一烏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烏雀。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當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羇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

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令應舉。詣葛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直於門闌門闢。失婦人所在。令復在闌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爲他人所賺。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即以予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能一舉。他日復訪葛蘆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白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王右轄陸。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

繪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而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眞不韙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人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貨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聚於庭則命以碪臼絞取所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鎭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音有二龜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奏之有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儀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儉夫人韋氏卽兵部之姨妹也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譖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澆鹿鹿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

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硤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攉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卽位尊爲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鎭荆南題詩曰曾遇闍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酒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閎然入其廡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廡竊攫棄之而出鎭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鍼其項又以枷擊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

別撰。案憩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卽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

衞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卽可矣。遂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撥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迺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嘆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鎭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鎭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

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牓。肩吾寒進。爲嘏瞥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駙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牓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麤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牓。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牓末。是日既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牓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爲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赧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爲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爲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爲右衞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巃嵸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有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闞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兎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琴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

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鎭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尙。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弈。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尙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尙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

戲於姓也。霈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霈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爲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尙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爲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爲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文公惜之。爲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尙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畢。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

令狐楚鎭東平。綯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綯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

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士。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爲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孜爲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爲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始皇裴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問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

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肅綽駮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皐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笞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李珣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珣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驅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婢薛荔.苦其家婦盧氏.

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幷州璠白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侯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于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即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祕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剉且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應聞元輿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族不問親疎皆戮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俘卽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閽寺卽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卽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

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容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構姦蠹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璵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衞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璵相善璵先達而弃韜璵既重爲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轂之父璵座主也乃爲書曰與轂受恩未轂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案此條末數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倪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謔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苧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苧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苧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

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閿下買宅爲生之費無閿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閿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內牓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廢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霑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重仟其殍殕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玭同在場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琳袞之子悰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閿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邠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笏復本聽蕭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邠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衞公方秉政未見間佇立談謔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死其

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爲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